改亭文集

改亭集卷十二

吳江計東甫草著　從孫璸仝姪嘉禾重編

籌南論五 論四川要害

成都之距建康也七千二百二十餘里中有荆歸以塞之有楚豫以間之緩急不爲用聲勢不相屬似非保東南者之所急也然何以昔大儒之言必曰坐制吳楚通巴蜀而踞襄陽然後爲英雄之資而帝王之業耶推其故大約以江也河也東北之所恃以制勝也而川也陝也踞江河之上游其勢又足以握南北之輕重也是以秦惠滅蜀而秦始

并楚鄧艾平蜀而羊祜謀吳周文得蜀而隋文代陳宋乾德中取蜀而開寶中定荆唐往轍可數非失蜀之必不可保吳而吳楚蜀實相爲首尾脊蜀失則楚寒楚寒則吳震猶首去而脊尾之不得立無愚智皆知之則今日而急謀固蜀猶之急謀備淮臣請畢其說先究往古所以取蜀之道與蜀所以失蜀之故然後言今日所當備禦與所當必爭之處可乎自有天地以來有事於蜀而滅之者凡十有二坐而據之者不與也秦使司馬錯滅蜀爲謀楚也是蜀見中國之始厥後漢光武命吳漢輩

平蜀復漢土也漢昭烈及諸葛亮取蜀延漢祚也晉武帝命鍾會鄧艾取蜀欲滅吳故先滅蜀也晉桓溫自請滅蜀殺李勢也劉裕命朱齡石輩取蜀平譙縱也西魏命尉遲迥取蜀乘梁亂也唐憲宗命高崇文平蜀討劉闢也唐莊宗命郭崇韜定蜀滅王氏也宋太祖命王全斌曹彬輩定蜀滅孟氏也蒙古命濶端輩取蜀始圖宋也我太祖命傅友德湯和輩定蜀大一統也當蜀之危而能自保者古今以來三人而已曰諸葛亮曰劉子羽曰吳玠其滅蜀進師之途不一而保蜀設險之處亦不一

漢昭烈之入蜀也身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後諸葛亮之來助也師師自江陵泝流克巴東至巴郡則師從夔州進者也晉鍾會之入蜀也以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是師出漢中也鄧艾由陰平至馬閣山鑿道至江油則師從今龍州進也是西北兩路並出者也漢光武命吳漢以荊州戰艦會岑彭於荊門後彭長驅入江關直指墊江則亦東由夔州進者也晉桓溫自江陵入蜀與晉堅戰於笮橋則亦由夔州進者也劉裕始命毛修之入蜀不利而退還白帝又遣劉敬宣入峽出外水

由墊江轉戰而前又不利而敗於黃虎則亦進師夔州也後命諸軍至白帝然後發函分師一從外水取成都一從中水取廣漢一從內水向黃虎則雖師有三道莫不由夔州發者也西魏尉遲迥以六軍出大散關至劒閣則由漢中保寧進者也唐憲宗命高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崇文軍至興元命嚴礪拔劒州則亦北由漢中進者也唐莊宗命李紹琛郭崇韜伐蜀紹琛倍道趨鳳州郭崇韜入散關而誓師又命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則東北兩道夾進之始也宋太祖命王全斌曹彬

分道伐蜀全斌出鳳州光義出歸州而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先破彬至鎮江峽州悉定則亦夔州漢中東北兩道齊進者也蒙古之侵蜀也命汪德臣旣城沔州又城利州且耕且戰宋史謂自是而蜀土不可復則亦北從漢中一道者也獨我太祖拔前人之事而出之以奇謀命湯和率廖永忠楊璟輩由瞿塘以舟師趨重慶命傅友德率汪興祖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而密諭友德直擣階文引兵趨陳倉是亦東出夔州北出漢中兩道並進也兩道並進水陸齊舉皆有天險可扼若水險之有峽

口陸險之有劍門皆足以困英雄而窮智力但觀自來出步騎於漢中與進舟師於夔州者往往陸師先至而水師後至如湯和之不及友德曹彬之不及全斌非慢師也從漢中陰平（今文縣龍州境）而入蜀者有三谷四道處處可以進師在率師者隨時而爲之機宜自歸州而入夔州者非峽口不得過也何謂三谷西南曰褒谷正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何仲默以舊志謂首尾一谷者誤也何謂四道從成和出階文者爲陰平道從黨谷出者爲故道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

塹道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谷道此四道三谷者莫不包於漢中惟陰平一道今獨治於龍州故漢楊洪之言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是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危哉是言歷數十世以來確不可易而章潢亦曰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至於今日則念此而可頭白者也闖逆之於蜀也其心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而其盤踞於三秦者已固夫秦蜀之蔽也自唐迄元漢中階文皆隸治於蜀而我明獨使之隸治於秦今秦之地皆闖有也則漢中亦闖出

師之便途也脫倣古四道三谷之迹同日並進一劒門之險果足以横截之乎獻逆之於蜀也尤未嘗一日而忘之也其數窺蜀而不得入者非眞瞿塘天塹足以制之也設若連謀闖逆倣古東北兩道並進之法一蜀撫臣其能支此兩面乎而臣以爲守夔拒獻之策尚易而守保寧龍州之劒門棧閣以爲拒闖之策者至難也臣以爲守劒門棧閣之險尚易而保蜀萬全之策乃在恢復漢中鳳翔爲極難耳然不縱觀乎往古之事不能知其說之急也攻之隋書則曰南鄭要險成都之喉嗌攻之

唐元和志則曰漢中爲巴蜀捍蔽故劉備得漢中
曰雖十曹操來無能爲也攷之安康志則曰東接
襄沔南通巴達西連梁洋北控商虢攷古洋州志
則曰漢中要地有三若褒谷斜谷子午谷南宋於
駱谷置石佛堡於子午谷置陽嶺寨西域置沿門
寨分水寨皆備秦保蜀之要地再攷其所屬之元
城縣有箕山焉則諸葛亮命趙雲鄧芝據此以拒
魏者也有漢陽關焉則昭烈所破夏侯淵處也有
斜谷焉則曹操出軍遮要以臨漢中而諸葛亮由
斜谷取郿之道也所屬之洋縣有興勢山焉則諸

葛亮命王平據此以拒曹爽者也有赤阪焉則司
馬懿伐蜀而諸葛待之之處也有黨谷則唐德信
兩宗入蜀之道也其餘則古洋州志中所見也再
攻其所屬沔縣有鐵山則宋姚仲於此置寨以拒
金人者有定軍山則漢命黄忠於此斬魏夏侯淵
劉子羽命吳玠固守者有土門隘則元顯由此取
蜀者再攻其所屬金州略陽西鄉鳳縣諸縣有殺
金嶺則宋吳玠築壘以拒金人者有魏山則吉挹
爲壘以拒符秦者有仙人關路分左右一自成都
經天水出皂郊抵秦州爲左出路一自兩當趨鳳

翔爲右出路則吳玠吳璘楊政等所死戰以守者有饒風關亦吳玠所以拒金人而金人由間道出祖溪關登高以瞰饒風而玠衆潰者往迹歷歷無一非蜀人之所以保蜀而皆在於漢中然外之尚有鳳翔寶雞之和尚原亦吳玠血戰處石鼻寨亦諸葛亮堅守處益門城亦元末李思齊築壘處陳倉城亦諸葛亮出師處方山原亦宋楊政積軍儲以爲恢陝處夫鳳翔又在漢中之北六百里而昔賢之保蜀者尚或戰於此吳玠所云我守鳳翔金必不敢越我而進是卽所以保蜀也又何必退保

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是則死守漢中以固蜀者較死守鳳翔又屬第二著矣而今則并昔人之第二著而亦不爲之計耶固守興州而外繫關中之人望內安全蜀之人心劉子羽之言非今日救時要道乎今縱不能如子羽吳玠之聚兵扼險於鳳翔以斷敵來路亦當如諸葛亮之堅守漢中興勢以固蜀口夫漢中之三谷四道我得之即所以出師攻秦使三輔震驚秦得之即所以出師攻蜀使兩川危動況我得漢中即包三谷四道於內而爲守甚專爲力至逸且無論諸葛亮劉子羽之才其

經綸必由於此卽以唐末之王氏孟氏欲安享巴蜀之資亦未有不爲漢中之守者也姜維之失策可驗諸葛亮之得算可宗一失一得利害了然萬不得已爲退守保寧則劒州之兩劒山龍州之二十五閣道卽曰絕險可憑無乃戰於門庭者乎戰於門庭則氣奪而蜀震何如守漢中者之戰於戶外耶惟余玠經略殘破之蜀始僅移閬中今保寧之治於今蒼溪之大獲山及兵氣稍完則以出師擣興元爲急著蓋亦有不可已者耳脫僅守劒門則大劒之徑路頗平小劒險而道路亦襍設有深智

如鄧艾者至此未有不入者也姜維退保劍門使鍾會坐困自謂得策而魏將已入江油矣則何如仍武侯漢中諸圍之守而乃延敵入境耶今使闖逆謀蜀亦如西晉我明之取蜀或治正兵從漢中之斜谷駱谷子午谷趨保寧或以奇兵出陰平趨龍州或聲言出漢中寔則出階文或聲言出階文而寔則出漢中或聲言兩路俱出使我兵分力弱而以全軍或出漢中或出階文則東西受敵手足遑迫而獻逆又或以舟師突夔萬未知巴蜀之所終故言及此而漢中之復尤不可不力爲之策也

然此非爲一蜀計也爲東南之全局計也葢漢中不守而全蜀危蜀危而楚震楚震而江淮亦震前首尾脊之喻亦甚易明至於因漢中之資以爲討賊復仇之本業尤忠臣孝子所日夜在玆者約言之則守蜀惟三策取鳳翔以壯漢中之勢以逼關輔之賊如吳玠言者爲上策守漢中以通襄沔之路以固全蜀之防如劉子羽諸葛亮之論者爲中策保拒劒棧凡間道數十處無不扼塞日夜儆懼時如敵至而東且重白帝之守以連荆楚憑瞿塘之險以扼獻賊爲下策斟酌其間上策大難且非

今日兵力之所能及若賊不能守則我取之以爲戰衝其幸也下策則非所以固蜀之勢且自來未有無漢中而全蜀者惟中策爲今日不易之道而寔爲今日之上策蓋漢中不僅可蔽蜀而兼可蔽楚以漢中之境東至鄖襄南至保寧戰國時秦與楚交錯而有漢中之地故兩相攻伐不見强弱自丹陽戰敗漢中没於秦而後楚遂獻上庸扳襄城燒夷陵無一寧日矣人僅知蜀失則有夔州之師順流東下以攻江陵之患如李靖之於蕭銑楊素之於南陳故事而不知失漢中卽有襄鄖震動之

患如秦於楚故事是漢中以一郡而扼二省之命
也以臣觀今日之措置楚與蜀淮與楚尚不能相
爲呼吸僅僅以得保全所治爲上功安望其爲漢
中之守然而不可不言者理也勢也宋章俊卿淳
祐中論邊防曰在昔爲蜀之要害者曰興元曰文
州曰成州曰金州今則不可望矣爲今日之要害
者曰巴州曰劒州曰閬州曰古渝而已嗚呼臣讀
其言至此未嘗不爲之出涕葢淳祐中守蜀之境
非復紹興初守蜀之境故爲此退縮勉守之言亦
甚無可奈何耳而今日守蜀要害者力能爲宋紹

興初之守蜀固爲萬幸力能爲朱淳祐中之守蜀是亦足矣不然余玠之才非亞於吳玠也其勉爲釣魚靑居雲頂大獲諸戍者蒙古之蟠據於漢中已固也臣今日望有吳玠更退而望有余玠也其庶幾乎

李白論

蘇子瞻之記太白碑陰也曰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韡於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子瞻爲此言所以證畢士安

許白王佐才且明必不從承王璘反也予讀而睚之然觀太白未官供奉淹留安州之時一上李長史書一上裴長史書喋喋千百言或自敘疎節求人矜恕或自敘任俠好義能文章負聲譽求人加禮弗惑於讒言嗟乎何僊也夫所謂氣蓋天下者果如是哉其書曰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遂來觀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遂憩迹於此此者安州也攷唐安州卽今安陸府雲夢隸唐爲都督府府有長史官從三品較之王府郡刺史之長史爲尊然不過如今郡守之類威行於所部已耳

太白旅人也合則留不合則去何至上書自貶其氣槩而盛譽人之威名惴惴然若恐重得罪欲求其一顧以增聲價者白誠憊矣安所謂氣葢天下哉嗟乎此古才人志士所以有不遇時之感也遇其時雖以天子親近常侍之人我可以奴隸使之吐天下豪傑不平之氣洗公卿將相闒然求媚之恥使人人皆歎服摧折而不敢議其狂其未遇時也則不難以王佐之才委蛇磬折於羈旅無聊之中含詬忍辱於州郡有司之手嗟乎時寔爲之於我葢天下之氣未嘗損也洪容齋噍白不自重艮

然當白喋喋上書之日未免汲汲有求人知之心夫兩長史之有禮於我無禮於我若浮雲之過於前又何足供我之一笑乎若白者可謂有葢天下之氣而失之輕浮未能靜一其心以學道而歛氣使之厚且重故其後郎不從璘未免有脅置軍中之事惜哉

答諸弟子論詩二十五則有序

僕初願與足下輩粗畢制舉之業各有所成立始旁及詩古文之學以僕三十年來所聞於師友及已所尋索於古人者悉以語足下輩不敢恡不意

足下輩每見僕輙以詩爲問或聚首五六月僕無一語及詩而得閒卽惓惓問學詩之法若以僕爲知詩僕何敢當然不欲重拂足下輩意且詩亦六學之一舜命䕫教諸胄子十二字後學詩者莫越焉故次第其說爲二十五則足下輩各寫一通據依僕說而求之古人卽未盡乎今或亦不謬於古僅可告無罪於足下輩之惓惓矣

學詩必先從古體入能古體矣然後學近體若先從近體入者骨必單薄氣必寒弱材必儉陋調必卑靡其後必不能成家縱成家亦灑削小家而已

許渾方干之類是也
學古詩必先從五古入次七言次古樂府樂府資其材料博且典耳郊廟鐃歌之類似不必擬不如自爲七言長篇也若屑屑摹古人格調又一李滄溟矣不如不作
學五古七古者且勿亟下筆請先讀古詩三百篇不熟則不知興比賦之義詩雖工楊用修所呵村夫子也何仲默明月篇序先我言之矣風雅頌不明則不知贈答寄諷及典禮應制之法贈答寄諷莫詳於國風變小雅典禮應制莫善於大雅正小

雅頌涵泳而深辨之思過半矣

三百篇熟矣請讀楚辭自離騷經以下迄於九辯九歌必皆成誦斯得詩之原離騷熟矣然後讀蘇李十九首及建安黃初正始諸家作以正其趣迷下及二陸二張二潘左思張華迄江左陶氏三謝顏延之江鮑沈約之詩俱當辨其體制晰其音節有藏然不相似者有微似而大異者有甚似而甚異者江淹擬襍體詩序及詩三十首辨之頗核深思而求其解亦得半之法也

五古學建安黃初體者易似而神理不足或失之

浮佻學潘陸顏謝體者難工而矩矱有據或失之煩重陶體易感人然初學無書驟擬之輒近淺薄能於三者之中慎擇所處而善充其性之所及其庶幾乎

漢魏五言樂府如白頭吟之類長篇如焦仲卿妻詩之類皆五古之淵源不可不熟讀以厚其氣而壯其勢

學七古者能從離騷經九辯探其源流則幾矣古樂府與唐以前之七古異名而同實選詩中載燕歌行猶沿栢梁臺體一句一韻非正音也若東飛

伯勞河中之水其調漸近七古矣然俱不若鮑照照之於七古猶蘇李之於五古也故杜子美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指薛華與山東李白好長句卽指七古歌行此李白之最擅場也繼之曰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蓋以何劉沈謝但能五言於長句則力有未工必若鮑照七言樂府行路難之類方爲絕妙以之比太白卽所謂俊逸鮑參軍也

初唐四傑於七古尤佳然皆樂府餘響耳至王摩詰岑嘉州高達夫李東川則於贈答之體備矣必

從此入門先得正宗然後漸進於李白之縱橫排宕杜甫之蒼涼高老始不失步伐馳驟之節然學李之病易知學杜之病難察非身歷其間者不知也

初學漫無主見者一見中唐元白體及溫飛卿李長吉體未有不愛且信之謂爲七古佳境然元輕白俗李之牛鬼蛇神溫之纖靡堆砌一入肺肝終身難療不可不辨之蚤也

四言古如束晳韋孟亦何意味王仲宣稽中散近之然不若老瞞對酒爲千古絕調也李白獨漉擬

古工力悉敵亦對酒之亞乎

五言律求其原於梁陳之間然後知古變於律之漸必浸淫於初然後可觀於盛然初與盛之交易辨而盛與中之交中與晚之交難辨必遴其佳者徵吟而深思之唐風一代之升降瞭然矣

七言律愼勿先學老杜必從王維李頎入門漸變而入杜否則寧從錢劉而漸升老杜之堂可也許渾律詩調最平法最俗近日作者多陽棄其名而陰效其實予尤痛之願有志者辨李商隱許渾雅俗天淵之故則詩道其復古乎

五絶李多杜少杜猶有法可尋也李五絶全從古樂府子夜四時歡聞等歌變化而出七絶唐人以被之絲竹故音節尤和順王昌齡李白雖正宗然難學也杜老七絶最爲庸目所輕予獨深嗜謂其音節卽未可歌而一往疎淡駘蕩之致詩人胸中何可一日無也李商隱絕句雅俗並賞惟敘事之中涉入議論如不問蒼生問鬼神巳開惡道

初學大病在入門便學杜杜之於詩猶孔子之於人必力量若孟子然後可曰願學耳使後人欲學孔子之見南子則必爲朱之問之賦明河矣欲學

孔子應佛肸之召則必為李白之於永王璘矣其可乎杜詩之最佳者變化若神龍可愛而不可學也其率意徑情亂頭粗服在彼則無所不可在我則必不可也學詩者能知正鵠之所在殫心求之自省而有得焉且玩其神奇變化之法可謂善學杜矣

初學入門有即當學杜者杜五言排律一體是也其才調其使事千古無雙矣其法之備盡美盡善使初學者有階級可尋老學者亦範我馳驅而不可軼後白樂天刻意學之得其十之六七李義山

得其四五亦足名家李賀惱公一篇頗得其法惜不多見也

排律之妙在情事貫穿從容步驟妙若天然百韻不見多八韻不見少有唐一代杜爲開山白沿其流觀止矣須於兩人集中合遡爛熟成誦然後旁採他家若不得其法誇多鬬靡如小兒捉對纍碁語句雖工不如不作之爲愈也

唐詩諸選本能辨入門邪正之徑無如品彙其分別次第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俱卓有成見可稱詩鑑識者歎其不備誠然

然以是書植其骨而廣採諸家詩以益之未為不善也

予尤不願初學者即為次韻和韻之詩分韻最在前若次和盛于元白皮陸詩格從此日卑努力學古人貴薛初學之名可也險韻尤不宜用次和

中州韻無入聲以入散于平去上之中故作詩者失粘最多且或未明粘字之解北方學者尤當急辨

學詩慎勿欲速有一年窮一體之法最善予謂亦不必拘年數但以入妙為期耳學五古詩若不知

有七古者學五律詩若不知有七律者專則銳銳則深深則純凡事皆然豈獨詩

詩之工拙窮於一字疵累甚易安妥甚難逐逐朋從之中求一直諒者百無一焉幸而遇之如惡聞其過則其人可知不必更言詩矣以太白之天才而全集中七律不過三四首才有所長亦有所短自知所短棄而不為自知所長務盡其妙歐陽永叔嘗曰牡丹不能為荔枝之甘實荔枝不肯為牡丹之華艷二物者惟不兼物之美故能各極其精鼂補之亦曰後之學者學則皆有侈心必事事在

人先故五伎而窮且詩之所長各一體多一體不如少一體盛唐諸公盡然多作一首不如少作一首少則多可傳多則少可傳也杜老之贊孟襄陽也曰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詩題不宜輕率古人慎之觀李白賈至游郎官湖同一集也而題大不同古人未觀人詩先觀其詩之目錄可以得其大概行已擇交之本末灼然不可掩已

詩之有小序不得已也觀文選所載擬鄴中七子詩各有小序顛辭隻句皆百鍊而出簡而括潔而

雋故可貴也杜序稍長矣然如公孫大娘劍器舞
贈蘇侍御渙追和高遼夫人日三詩序蘊藉頓挫
姿致嫣然欲草草命筆

才鬱於中境拂於外情志物發於中外之間不自
制而發於詩孔子且爲之然未嘗數數爲也無所
拂鬱而慕其名羣然而詩之果詩乎哉善乎先友
葉裏之言曰邇來詩人多於往時百倍我求見新
須功令曰一家不爲詩九家連坐也聞者或憎其
輕薄抑亦至論

上古之九歌用以勞民勸相春秋諸侯卿大夫之

歌詩用以通志交鄰以其有用故貴之自戰國以降詩無可用久矣故兩漢四百年不之貴十九首可謂善矣而作者不自著其名氏餘如樂府之佳者不可勝數皆逸其名焉其不貴可知也自曹氏父子以戰鬬之餘間發爲詩歌誇示其才而一時失意之人如王粲劉楨輩始獻詩爲媚沿以成風設此時曹魏盡斥王粲輩數人於魏無損唐三百年不以詩取士於人心國是何害而專心致志求工於不可貴之物豈謂猶賢於博奕乎我之耳目心思有至貴於天地者棄不知求乃求工於此竊

爲諸公恥之況古之所稱立言者立其有功於人
心國是之言如曾子之傳大學子思之著中庸孟
子之作七篇下及周程張朱之著論表章聖賢絕
學非若考聲韻辨格律爲無益於天下之伎也吾
吳徐昌穀爲前七才子之冠詩歌妙絕天下一旦
聞王伯安講學遂棄詩而學道斯天下之丈夫能
克己者矣甲辰十一月東侍黃岡曹夫子病於揚
州夫子目將瞑矣見有遺東詩集者纍纍盈尺忽
張目呼東曰爾來此非古之立言也爾識之東怵
然受教不敢忘今忝爲足下輩師敢不述吾師言

以告

河源考

河源九折而入中土凡六千七百里而遥勢皆自高而下其說無所依據惟漢書載張騫奉使歸奏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北流合而東注蒲昌海玉門陽關三百餘里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其說無從考據唐薛公鼎使吐蕃出諸國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即所云崑崙山也尚書大全載先儒蔡沉之論以薛氏之說優於張騫然河自積石三千里至於龍門禹貢一書積石更不

言方向謂荒遠在所畧洵矣而尚書大全又載李復之語以證禹鑿龍門之跡蔡沈註禹貢以李復之學極博至河源之故道仍以爲不知何處元世祖朝使■都實佩金虎符往求謂得其源在朶甘思之西鄙山中又與張薛李三家互異聚訟紛紛愚以爲天下山川形勢之學必以禹貢之三條四列爲宗以其入中土而彰然在人耳目且有益於國計民生者則當攷求源委經理其淤濬分別其緩急以治之若河決之爲患自堯以來日趨於下流以禹之神智且未嘗窮河源於葱嶺崑崙間則

知治河之要不在窮其源而在講明賈讓治河之三策以爲當務之急了然矣總之河患在委不在源委有忽決忽淤之患而源且潛行地中在塞外二千餘里始入中國而積石龍門之間復有兩岸夾束之源不能爲利於塞外亦不能爲患於中國置之勿論可也未聞古有治河之源而可以有益於河且有利於漕也

冉伯牛墓考辨

康熙癸丑六月抄東抵廣平郡郭道旁見有豐碑大書先賢冉伯牛墓數日後遂有冉氏裔孫數人

請之督學使求置守祠墓生一人幕客或謂伯牛生時不求仕且以惡疾卒於家墓當在魯地鄆縣今廣平郡之永年縣在孔子時爲晉後分爲趙昔孔子將游晉至河而返則伯牛安得至晉再引茅坤文爲證謬誣冉氏裔孫爲狙獪予謂客失言矣且茅氏言又何足述也考之春秋列國輿地志及劉向十國疆界衛與晉地相錯如繡自衛滅邢後國益闢今彰德衛輝順德東昌等郡縣大半爲衛密邇晉國出公後方回側於晉左傳邯鄲五百家語可據安知此時永年非尚爲衛有乎孔子與諸弟

子去魯獨在衛最久晉衛方睦鄆距晉不過數百里豈晉之邊境伯牛誓不入乎況孔子弟子各以其學教四方當日孔子所未至而弟子至之亦有矣安知伯牛不行教晉衛閒其門人愛而思之爲衣冠之葬而客死之日孔子執手不卽在今葬處乎必鄆之墓爲足信亦固矣況古之疑塚最多伊尹墓歸德偃師皆有之夷齊墓偃師蒲州亦皆有之近代若蜀蘇氏兄弟葬汝州廬陵歐陽氏葬潁川至今其子孫來謁墳墓倘其後人求之當官置守塚禁樵牧皆可指爲狙獪乎且人心愛孔子兼

愛孔子之賢弟子及其祠墓所在莫不見之而下拜聞之而感歎卽其所傳疑益足以徵人心之攸好德何必辨其眞僞絕其崇奉使千百年以來之故蹟遂委之榛莽牧以牛羊使其子孫淪於編氓日爲狙獪而後大快乎以是而盱雎叱咤自矜其刑名法術之學嗟乎亦足羞矣他若閔子騫墓亦有二一在濟南一在衞今大名府東明縣西二十里昔茅氏之親串宦於玆土而修郡志者又謂當時閔子騫不求仕但從孔子游衞或衞人愛而衣冠葬之非藏其身也不得比於濟南遂永廢其墓

道但開州人像而祠之耳嗚呼豈非天資刻薄者之所為哉子路墓亦有三俱在大名一在淸豐祠墓俱廢一在長垣謂昔子路治蒲有惠政蒲人乞其骸骼葬之一在開州謂孔悝支裂之而澶人葬其首今祠墓尚並存噫亦幸矣東竊謂先賢祠墓故跡不必考其所從來及眞贗虛實但系之以先賢則當起敬起愛脩葺之使勿壞善乎蘇文忠之為韓文公潮州廟碑也曰公之神在天下若水在地中無往不在今鑿井出泉必辨其水性曰此非某泉某源也不可汲噫過矣

改亭集卷十三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璸仝姪嘉禾重編

恒陽書院碑記

眞定爲畿南巨郡郡中有恒陽書院剏自嘉靖辛亥歲御史楊公遐舉歲當事聘請賢士主院事令三十二屬諸生之才者讀書講學其中至己巳十七年矣當事復聘阜平縣學官楚之平江艾純卿先生主院事時高邑趙冢宰忠毅公實從艾先生講學得聞性命之旨慨然以聖賢爲己任至明年隆慶庚午科趙公舉鄉試畿輔得士最盛大半出

改亭集卷十三

吳江計　東甫草著　從孫瓚　仝姪嘉禾　重編

恆陽書院碑記

真定爲畿南巨郡郡中有恆陽書院剏自嘉靖辛亥歲御史楊公選毎歲當事聘請賢士主院事令三十一屬諸生之才者讀書講學其中至巳巳十七年矣當事復聘阜平縣學官楚之平江艾純卿先生主院事時高邑趙冢宰忠毅公實從艾先生講學得聞性命之旨慨然以聖賢爲巳任至明年隆慶庚午科趙公舉鄉試畿輔得士最盛大半出

六十一年矣署督學御史傅公其始卒其屬捐貲修葺老拓諸楹仍令三十二屬之士讀書講學如故制明年癸丑趙公爲碑文樹之石又六十一年康熙甲寅吳郡人計東從督學楚黃王公至院中讀趙公文嘆曰大哉講學之功乎故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信乎當正德初陽明先生以忤逆璫謫竄荒于萬死中悟良知正學始與學者發明其說天下信之者十一二耳旣正德末平宸濠稱岡湖頭諸大功學者始信講學非空談而信之者且半迨永嘉貴溪分宜三相枋用皆媢嫉陽明盛

名而分宜尤甚凡附會權相者必詆陽明爲異學陽明聞則益喜曰我道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眞是者講學益勤于是信從者獨盛于江右而徧及天下時計天下講學書院以千百數而吉安一郡居十之二迨後分宜敗陽明先生歿而華亭當國華亭賢相也又聞道于陽明之門人尊信其說于是天下莫不宗陽明而其門人之流弊漸失其傳爲異學所藉口極盛而衰勢固然也至江陵當國之時二溪心齋之徒幾入于小人之無忌憚然奪情議起諸公不惜捐軀頂湛七族以爭之若鄒南

皐先生尤得力于良知之旨者觀其蕺宗儒諸要及與呂寧陵我鄉高顧兩夫子書可見而以弱冠初釋褐之進士從趙沈吳艾四先生于血肉交飛之中拜疏午門爭綱常忠孝大節攖權相大璫熏天之氣談心不稍奪色不稍變不可謂非數十年海內講學之功也然則陽明良知之教即流弊尚不足以害人心而況得正學之傳者乎更可悲者高邑趙先生既與關中馮恭定及我鄉高顧兩夫子之徒講學京師剏首善書院及毘陵錫山之道南書院發明程朱之學以挽救陽明門人之流弊

其書院之盛幾與陽明等及崔魏盡殺天下賢者踵江陵相故事亦盡毀天下書院其在浙東西江南者十不存一而茲之恒陽書院獨巋然得存以至于今日前後歷二百二十二年兩興廢而卒未嘗毀焉嗟乎尤可記也

河南重建省城碑記代

天以幬覆所及悉畀我　皇家舉凡邃古以來梯航人力之所未嘗至者今罔不歸版圖置長吏郡縣城郭悉如內境而況中原樞要之地其爲設險固圉之經制有不極宇內崇隆巘業之觀者乎中

州省城當天下四達之衝龍盤虎伏形勝莫與匹自梁迄宋歷二百餘年皆爲京都剏建增廓悉出宋藝祖所手定洪武初營葺益壯麗而天順辛巳河灌北門復多損蝕修復經制具詳李獻吉御記中至明季寇禍獨烈崇墉萬雉盡委洪濤巨浸之中千餘年之遺址蕩然無復存焉矣我國家定鼎以來天下城郭多仍舊貫獨大梁僅存榛莽大中丞來率駐節雍邱藩臬諸大夫隨之或星棊羅布于安陵各邑間數年以來當事雖漸事芟闢經始規度而時絀舉贏物力重困謂非大動衆大鳩資

安能勝其任則相顧瞶睓已耳今尚書張公至則謂中原者天下之腹心腹心實斯肢體寧汴城者中原諸郡縣之幹幹強則肢附且事無細大惟人是憑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顧視我心力之勤擀爲規模之舉厝耳于是曉夜籌畫拮据多方身自捐鍰爲諸屬先設法題叙用示鼓舞不仰給度支一錢不妄役三時一民程工而授餼按堵而給鍤版築虆鼓雲集而至卽夆石寸鐵壞畚朽枝無妄棄者且也易甃而甎甎堅如石自爲陶埴既厚既好凡諸取鍛取厲攻木攻角工傭必需一銖之

物皆平市在公大功告成而民不知勞官不憂匱今且崇墉業業于外女墻蜿蟺于內煥若翬飛光若虹起障內巖外萬井如堵諸官廨之散處于外者悉聚而實之于是二十年之榛莽除千餘年之故址復省會之勢成强幹之義立矣公清暇之日從諸文武百職事登城縱目嵩山峙其西太行亘其北黃河帶其前洋洋峩峩表裏山川襟喉八方闤域中戛美哉形勝之地也千萬斯年鞏佑我
皇朝咸稜乎遐裔是則公心之盡瘁以仰裨高天之偉績云爾爰樹石而爲之記

北嶽廟碑記代

北嶽恒山之祀有言宜在渾源州者有言宜在上曲陽者與同莫定而某稽之經史合之以今曲陽令劉君師峻所考論則有可疑者三有可解疑者三疑者曰五經于五嶽無全文獨爾雅全舉之而中岳爲吳南岳爲霍與書禮不合周岳鎮之制不同虞夏商漢郊祀封禪志所祀五岳又不同于周況北魏以迄唐宋元明乎可疑者一或曰北岳之方名皆自京師推之據都改岳禮也宋都汴固當北視曲陽況渾源在山後十六州內即漢唐在西

安洛陽祀曲陽亦在北獨自金至　本朝都燕無
南祀北岳之禮可疑者二或又曰山無四十里高
者不稱岳北岳之在渾源州南者周一百三十里
直上三千九百丈仰侵霄漢與岱嵩等曲陽則大
茂山勢邐不及而飛石事尤不經可疑者三也解
之者曰五經固無全文而一斷以先儒之釋經如
鄭氏注謂恒山在上曲陽蔡氏謂北岳在常山郡
曲陽縣西北通鑑地理釋及通典通考水經注俱
與鄭蔡合而渾源州無考焉一也據都改岳亦有
不盡然者如金太常卿范拱謂黃帝都上谷在恒

山之西虞帝都蒲阪在華山之北而岳未之改二也自大茂至渾源俱爲恒山地脉一在其陽一在其陰而祀岳于陰不若祀岳于陽爲神所憑三也某旣解三者之疑而復大有據依可取信于劉君之考論者亦有三一曰改岳之議在金世宗時不具論論弘治中馬端肅之疏端肅固名臣也而釐正祀典獨推倪文毅公諸疏倪主曲陽與漢唐宋無異可信者一萬曆中胡來貢以巡撫大同之故乞改祀渾源而商邱沈相國鯉者賢相也時致書於禮部遣特祀渾源後仍力主倪文毅公舊説不

稍易可信者二況曲陽岳祀碑版林立紀歷朝巡幸即位祭告及災旱兵革禱祀題名碑石凡數十非渾源州所有即我朝順治八年 世祖皇帝親政初亦遣官祭告北岳于曲陽國史又昭然紀載可信者三也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獨不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乎昔商邱不得已亦有常祀特祀並行之議今劉君復上其考于大中丞于禮部倘必不能修復虞夏商周漢唐宋元明之舊制則講兩存其祀如商邱典禮之臣與稽古之儒或不以爲鼇焉劉君以東南名士起家茲邑治行甚

著其毅然欲興復其邑之典祀志願偉矣且捐其俸入葺新廟貌以待崇禋之至止而又能不擾于民以事神而祈福于畿輔某校士按部道經之便修謁岳廟嘉賢令之志爰爲之碑記

潁州重復西湖碑記

理學文章二者未分之時其人莫盛于鄒魯之間其既分之後而復並盛于一時則理學莫盛于伊洛文章莫盛于汝潁矣何以明其然也理學之久晦而得周程文章之久晦而得歐蘇其時同也周程之同時有張有邵繼起有游楊有謝尹而歐蘇

同時有曾有老蘇小蘇繼起有黃有晁張有陳秦李其人同也且二者倡道之功二程與歐蘇最著程則歸老于伊而授徒于洛歐蘇則先後官潁陳張繼之小蘇與秦亦至焉其既也歐歸老于潁二蘇家于汝且潁水入洛而近汝水合潁而長故潁尾又稱汝陰地又相同也今人讀伊洛淵源錄者皆知禮樂之盛昔稱其地爲西鄒魯矣及泛歷汝潁間攷歐蘇張陳諸先生之遺事故跡然後知文章莫盛于汝潁西湖者潁之北郊歐蘇兩先生與子由無巳太虛文潛諸君子先後游讌賦詩之地

也州志載會老堂聚星堂雙柳亭皆在湖旁又其
時為畿輔名郡水陸要地湖中蓮芡之實可佐公
私水利足灌塍壞兩先生開浚經畫具見集中宋
紹興後湖漸湮亭堂尤湮滅不可考志稱有四賢
祠祀晏呂歐蘇重其為大官也張陳輩自不得祀
今其祠亦圮矣康熙七年鐵嶺愉公來守潁思復
歐蘇兩先生遺蹟再浚西湖廣袤若干丈築堤以
固其防置牐以蓄其洩于是菰蒲之所蕃殖鷗鷺
之所飛止長林高柳之所映帶擬之歐蘇張陳之
所詠歌駸駸乎欲還舊觀矣復建數楹于會老堂

之址高其榱桷美其綽楔旣以爲登臨憩息之地
且以祀前賢而彰遺愛豈不美哉東之至穎也値
公經營垂竣漸秋佳日友人劉子登招予與諸友
置酒湖之湄諸公多稱修復之功而予獨穆然深
思歐蘇兩先生曁張蔡陳諸公當日觴詠流連之
樂諸先生卽數百歲後魂魄猶樂此也又追念東
年八九歲時先人日督誦歐蘇文章稍長又知讀
陳無已張文潛之文愛慕之不敢忘忽忽二十餘
年今乃得置身于諸先生仕宦游讌之地俯仰太
息不能自已遂縱思高論著爲伊雒理學汝穎文

章之說所以誇大乎潁者至矣而西湖與有榮焉

雖然亦喻喻公修復之功不可無記

潁州重建文昌閣碑記

人文天文之論始于孔子地文之論始于莊周凡

可聞可見皆文也至治之世其文乃昌若賢人君

子盈于朝紀綱制度整齊可永守下迨文字言說

皆雅馴有體要此人文之昌也彗孛不見星不晝

出司天治曆之官不淆亂日月五緯躔度此天文

之昌也水不横溢河不遷決地不震搖五穀繁熟

此地文之昌也文欲其昌至矣然有數焉孔子能

自信其文而未能信其文之必昌也孔子能安之他人或未能安而求之莫識不可知之數疑有司其數者且太史公天官書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宮有將相二星司命司中司祿三星于是道家附會其說造爲蜀山神張亞子及化書述趙王如意事誕而不經先儒倪文毅公正祀典一疏辨之尤嚴觀者可無疑矣惟是星之神勿降爲人人之神靈勿升爲星精如史傳所載傳說顏子張子房之說頗多遂有謂文昌之神卽大雅嵩高之說所稱張仲孝友者其理似可據孝友者德之本也

以周宣王中興之主尹吉甫身兼文武統重兵于外賴張仲一人維持調護于內得成大功仲之德亦大矣其爲神也固宜而後之人復求索司命司中司祿之義相率爲禱祀而求科名好爵焉形家言又謂宜剏建祠廟于州邑之高原使神有憑依爲福更大故所在多有然不應者亦有矣獨顯東城之上舊有文昌閣父老相傳閣未圮時顯多大官圮後漸不如康熙七年三韓喻公來守顯聞其說于考功劉公捐俸募勸與劉孝廉公定張金吾孟濚同董其役爲閣三楷高朗宏麗可棲神明爲

潁之大觀先是州太守涖潁者多不能量移閣成後公旋擢郡丞而考功亦自比部入天曹科目亦益盛神之爲福于潁也何其速哉友人劉子寧子招予登閣四望甚樂屬予記之予以神之將爲福于潁也有故歐蘇兩文忠公人文之項領也陳無已守正不阿張文潛篤于師友皆人文之傑先後教牧潁人遺愛猶在其神靈足與文昌相感召今又繼之以考功兄弟平日教誨其子弟者必以孝友爲德之本尤足爲張仲所憑依當不比于他州邑東也不能學孔子之安亦將修瓣香乞靈于司

命諸星也是爲記

盧中庵先生傳

今汝潁間學者皆稱中庵盧先生先生潁州人所著書甚多東至潁縱觀之竊疑其言類王文成必文成之徒也顧詢其里人後人先生果受學於文成否乎則皆茫然曰不知然考先生之生適當文成講學之世心疑之久不釋一日過先生曾孫鎔家得豫章喻氏理學聞見錄伏讀之始知先生以嘉靖壬辰年選貢入南京國子監適文成門人歐陽文莊公學者稱南野先生者官司業日進六館

士講明致良知說中庵先生聞之恍然有得爲文
莊公所器重自此益厲志聖學則東之所疑亦不
可謂之無所見也獨先生別有箋釋四書削易中
說及圖又斷斷焉一本之朱子成說不敢有所竄
易東尤以爲難夫嘉靖以後天下宗王氏之教者
無不逞其臆見秪特朱子先生身聞道於文成之
徒而其教後學一以朱子爲法此益見先生之篤
信孔子其所以爲教與所以爲學不同此萬世無
弊者也每攷文成之徒分上根中根二說若心齋
龍溪自命上根哆口空談性命流於佛老獨其徒

歐陽南野季彭山輩不樂附上根之名能研究六經三禮之學歸之平實可爲世用此文成之功臣若中庵者其不媿文莊也明矣先生諱翰字子羽中嘉靖甲午科應天鄉試任山東兖州府推官子晉亦舉鄉試官通守父子俱爲廉吏有惠政其遺事具見考功劉公顯紀中特未有傳故予專論其學爲立傳以示顯子弟稱中庵先生者使知先生之教與學其原本若是

楊烈婦傳

楊烈婦何氏夏邑諸生何應奎女年十八嫁貢士

楊忠長子定遠一年定遠疾篤將死語婦曰汝若何婦曰我必死我有當死者四年甚少當死無子當死我父母有他子可以承歡我舅姑有他子可以承宗祀當死我見我里諸婦人有義當死而不死者其後乃大爲父母舅姑辱求其死不得我計熟矣定遠曰能如是乎遂死婦將引決其母及姑固守之一晝夜不得死乃收涕爲好語紿姑曰我不死矣我夫有弟十五歲矣異日生子我子之是我夫有後也我不死矣起盥潄索食盡粥一盂會弔者襍沓至姑出復紿母曰盍往視何客也母更

出引衣帶懸定遠尸側以死定遠死初十日烈婦死十二日康熙五年丙午三月也及殮而色如生邑人觀者驚歎於是邑之縉紳父老及其夫之族爲請之當事旌異之禮也例也求之得不得不可知而烈婦已挈其夫與舅與父之名聞於天下贊曰

人皆巧變其說以求生婦獨巧變其說以求死其以得死爲至樂也以婦人之智乃能辨於死生之宜婉轉以遂其志嗚呼不可及已

雙烈傳

烈婦崔氏寧國府太平縣舉人林翹之子婦烈女林氏翹之女也崔歸翹子茂茂早慧能文章旣疾作崔泣請於天以身代旣歿崔欲死然方有身人慰之曰倘生男撫之成人爲夫子後不愈卽死乎旣生男百日而死崔盡散服飾奉姑與妯娌吞金不死吞鉛不死家人沮之萬方乃佯爲不死狀得間趨登樓遙向茂棺厝處再拜下引帶而絕年十九烈女幼讀經史韻語通大義字石埭方氏子啓庠未嫁庠病篤女聞卽不食不沐若欲與同死者及没家人匿不以聞久之得實願往哭之父母不

許哭三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乃許之至方墓哭奠如禮歸拜舅姑已引鏡自涅其面涅守志二字居無何舅病篤同姑視湯藥三月不懈舅死姑李氏自剄以從人皆曰林氏女必死矣女曰兩叔幼舅之父母老吾為舅姑之冢婦治喪吾事也我未可以死三日而殯凡附身附棺者畢治人稱其才及成服旦暮哭臨皆有禮至二十餘日謂侍女曰今日稍閒趣提湯浴我侍女出閉戶自經死年十八贊曰

二烈並生一門異哉若烈女之死先儒歸熙甫以

爲賢者之過然今天下多有之莫不感慨歎悼以爲尤難予冢婦宋景昭十四歲守貞竟絕粒死事與此類今讀林孝廉二烈紀事益感不能已若烈女之姑李氏自剄從夫問其年三十六耳上有舅姑下有二幼子俱不及顧傷哉我聞宣州人矜氣烈其風敎漸被於婦人女子若此我友施少參閏章講學里中林與施爲同郡予將以三烈告之俾誌其墓

胡封公傳 附翁張二夫人傳

公諱一言號奇峰浙江山陰人世多隱德迨公父

贈徵仕郎公家益落公偕弟習經生業一再試不利家貧無以爲父母歡慨然曰奚必科名執弟手泣曰今後晨昏謹視牏厠事惟汝遠游負米供二親事惟我我行矣杖策至薊門時邊塞多故密雲開幕府客俱庸才公至言論丰采超其坐上客抵掌談兵事爽朗得要害開府大奇之公百函並發府中事藉公大治公爲重客乃得時時械主人所贈金寄弟供二親二親安之爲聘姚江翁氏女爲公室公往來畿輔間家漸饒然爲人敦信行人有緩急或貧無以養葬者告公公必惻然曰我所以

遠游以二親故彼獨非人子乎凡貸請無不應有周生者散其父貲七百金畏誰讓思遠竄公聞之歎曰以金錢失父子天恩悲哉我不忍坐視爲辦金償其父父子伏地泣不能起人皆稱公任俠矜氣誼不如公特至性純孝錫類强恕舉此類也及父卒於南公自燕奔喪至滅擗踊幾絕者至再恒自咎責曰吾自違親側走四方心常怦怦不安冀負米粗足復少少樹立功名慰親志然後還視左右今已矣我終不得爲人子矣與弟同居無私財撫弟之子如己子弟體弱中夜足苦寒公抱持之

爲取温旣免喪入貲得龍虎衛經歷故事龍虎衛視旗手諸衛猶滕薛公參軍事廉雅饒幹畧諸參軍齷齪無所用皆推重公及計軍政某弁廳誆下考夜燃燭具文書燭忽劃然有聲公曰是必有冤廉之得實爲湔雪以是七十衛弁無枉撓者公才名兼著遷倅通州以沒翁太夫人歸公家知公喜賓客交游能極意經營以所治緜枲佐酒食未嘗怠張太夫人寶坻人年十七歸公十九有身五月而公歿有欲奪其志者夫人則挾刃以待曰我所不爲胡氏之孤者有如日旣四月而封少保公生

又二十年而封少保公生子少宰公及仲季兩孝
廉君自襁褓以至成立太夫人一心拳拳顧復教
誨數十年如一日封少保公既宦游封母孺人後
以少宰公貴累　誥封夫人奉　旨建坊旌閭年
七十三疾革却藥食勿御曰吾順受命耳我乃今
得無媿奇峰公地下君子曰奇峰公之孝友至性
任俠能周人急之報也於其婦人及賢子孫見之
論曰東壯歲從公兩孫游悉公懿行甚備且猶及
見節母張太夫人允矣禮宗也封少保機石先生
纂述其二親行狀詳矣而太保王敬哉先生所爲

公曁配翁張兩夫人誌銘又謹嚴合古法東採擇狀中要旨及誌所未及者復爲合傳至節母治家守貞教子孫成大名其事甚偉及凡先知禍福誠格鬼神事尤異皆東讀書其家所目擊而熟聞之者事繁頥不便入傳已綴入廣說鈴中俟後之傳賢媛者有所考焉

胡封公機石先生傳

東以順治丙申識公於嘉興明年秋與公季子同舉鄉試又受業於公長子少保公公視東特厚甲辰五月公聞少保公喪自山陰來京師東自燕歸

遇公於泰山下俱下馬坐道旁石上話少保公歿後卹典得賜祭葬事公潸然泣下東亦俯首嗚咽依依不忍去久之公偕仲子孝廉君扶錢夫人喪歸葬山陰道經吳江鶯脰湖風急舟大不能前東携襆被就公仲子宿送公至石門流涕而別不意公卽於是冬歿於山陰庚戌春初東客游嵩洛教授生徒汝潁間至辛亥秋歸至廣陵不數月復游燕趙魏間三年至今未得拜伏公墳墓哭公至甲寅秋客京師得餘杭嚴大中丞公撰公行狀及公仲子孝廉所述行實乃詮次其言爲立家傳以報

公平生知我之詛公在母腹五月而喪父太夫人以死自誓又四閱月而生公於京師甫一月都城大雨屋多圮太夫人方坐乳公室中若有翼之出者甫出而所坐屋壓焉幼多病幾危且家貧不能給衣食及塾師脡脯太夫人泣則時時夢一老母慰勞言夫人無苦此兒有厚福如是再三終莫知老母爲何神也既長治諸生家言數不利每端居深念生不見父而母又貧困伶仃茶苦何以爲人子於是復自越游京師曉習吏事游貴公卿間旣長母夫人爲娶錢夫人生子少宰公及仲季兩孝

廉君公學益成始筮仕得山西陵川丞陵川故瘠邑又經寇亂民多竄匿公爲條上十事又手授諭民歌四章民蒸蒸知向風矣邑圖籍經兵燹稅賦無所稽公履畝較覈勒爲地糧冊各八十卷至今賴之臺使者奇公才檄公攝高平令事積案至四五百牘一夕剖決畢纖悉曲當胥役咋舌稱神君視獄釋罪之輕者雪重辟枉撓者十三八十三人得更生不知公之恩而上官大吏無不歎公才敏且忠誠可任大事再攝陵川令事公曰陵故吾邑吾與邑父老相信久可安靜治之但禁羨耗懲猾

吏去其太甚者而已及被內擢爲司城務持大體以德感人尤善治疑獄獄之無主名證對者公斷決若神都人悅服會少宰公以禮部侍郎兼尚書銜爲學士公遂引疾乞休歸山陰脩墳墓大會宗族親友以太夫人苦節事聞於　朝賜坊郡西郭門而仲季又連舉孝廉家門奕奕人爭歎公以孤兒起家今通顯若此天與善人信矣公家居杜門務遠權勢日賦詩奕棋飲酒游流泉邱壑間爲小築自娛東或從公游見公門庭閴然不若今之富貴驕人者旣太夫人歿公哀毀骨立無何少宰公

又歿公益心傷里居忽忽不樂歿年六十三嗟乎
以公之才使以治陵川高平兩邑之底績任公爲
方面大吏公所措置必赫然與古渤海頴川等以
子之貴尊其封號而不得展其志畧知公者未嘗
不爲公惜而世每以資格滯奇才尤可歎也公諱
拱樞號機石浙江山陰人累官北城兵馬司副指
揮以子貴累封資政大夫經筵日講官太子少保
禮部右侍郎文淵閣學士配錢夫人歸公四十六
年而夲事張太夫人婉娩誠敬佐公游京師之官
山邑艱難辛苦無不嘗接親族溫恭親疎有節既

受祭封益謙抑自下御少宰公兄弟不爲姑息愛
撫姪女如巳子女婚嫁資遣無所異生年亦六十
三誌其墓者爲高陽李相國而東復採狀中所述
尤詳者著爲傳
論曰機石公好脩厲行誼有賢父奇峰翁風蓋胡
氏樂善急友朋其天性也郎史所稱鄭當時陳孟
公何加焉潛德不耀必昌其施迨少保公身在日
月之際儒術深醇爲　聖主親臣有本哉山陰具
鑑湖若耶禹穴蘭亭諸勝風物秀整予嘗從公子
泛舟褰裳游其間愛之不能忘使公大年爲此邦

之者英文獻卽少保公早世於公何傷今俱不可得見悲夫

胡宛委先生傳

嗚呼東何人也敢傳公公兩爲主考官所得士及門下士所教習士今奕奕滿朝宁爲卿貳侍從身在日月之際者不下數十人無不思爲文章不朽公以報公恩者何有於貧賤失志之一布衣碌碌無所短長於世者爲文傳公顧常考文體於銘誌碑版文之外有史傳有家傳史傳者傳之國史此史官之事也家傳者凡草野之士皆得爲之亦可

備史館他日之採輯此則東輩受知於公而後死者之責也微公母弟暨公子之言東當竊爲之況重以言公諱兆龍字子袞號宛委先世浙東山陰人忠簡公銓二十世孫也祖父俱宦游京師因家焉公年十五補順天府學生順治二年乙酉年十九舉鄉試丙戌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亥授翰林弘文院編修戊子主考湖廣庚寅奉　詔使浙西因至鄉里拜先世墳墓壬辰遷弘文院侍講癸巳特擢侍講學士旋陞詹事府詹事仍兼秘書院侍講學士甲午陞掌院學士十二月陞禮部右侍郎未

任明年正月奉　上諭以侍郎仍在内院辦事是
年二月充會試總裁官四月充日講官充纂修
聖訓副總裁教習庶吉士丙申三月署戸部尚書
事五月署吏部尚書事管京察十二月仍回内院
考滿予封廕加禮部尚書銜丁酉八月充　經筵
講官戊戌正月奉　命往長沙冊封義王五月還
朝坐事牽連落所加銜秩仍以學士供職尋改吏
部右侍郎文淵閣學士己亥三月加太子少保庚
子仲冬扈　駕巡幸近畿天寒且勞苦遂得疾明
年辛丑　先皇帝升遐公慟哭疾益甚今　皇帝

登極授資政大夫封三代蔭一子入監讀書十月
特恩任吏部左侍郎明年壬寅秋准解任養病
癸卯十二月卒年三十七蒙　恩賜葬祭有加禮
祖奇峰公任衛參軍通州倅父機石公北城兵馬
司副指揮俱以公貴封贈如公官祖母張母錢俱
以公貴累封太夫人夫人娶劉氏封夫人少保戶
部尚書劉公玉孺女子三介祉官生劉夫人出其
二殤以康熙甲寅年三月葬於某阡　賜塋公立
朝十七年職任禁近本朝學士同大學士並綰機
密章奏如唐宋參知政事最爲親要公以忠誠結

先皇帝之知凡啓贊朝廟軍國事甚多其裨益民生之功甚鉅然其訏謨甚秘世莫得而聞亦非東草莽之士所能言也言其最著於人者公乙未副相國吳江金公主會試公誓遴眞才以得人報國闈閱卷目不交睫者十晝夜進士四百人多知名士一時翕然稱得人於今爲天子大臣以文章經術顯當世爲名臣者人才最盛是公報國之一驗也故事教習庶吉士多優游養望不事膩切公自乙未至辛丑四任館師督課勤密凡經學古文諸體無不討論精審經公指授皆有法度署大司

農僅兩月會計天下出入之數尤詳核兵餉案牘
勾校莫不立辦　天子奇公才署冢宰六閱月始
舉京察舊制多散佚公參酌規條澄敘流品一時
紀綱肅然開國以來未嘗有也冊封降王自京師
至長沙往返萬里冒犯霜露一日夜走三百里得
當歸報會忌公者以總督張公自剌事牽連及公
然　先皇帝卒諗知公無他寵眷如故蓋公之忠
誠謹慎能見信於　聖主而不能不見忌於同朝
其任事功倖上相然厚重不宜洩故天下莫知其
造膝之言可謂得大臣體矣東昔嘗同公弟兩孝

廉學因從公受爲文之法公依據先輩善誨不倦
每見公入朝必辨色起昏而退食不數見賓客務
遠權勢几榻間圖書數卷泊如也手評論六經三
史及三唐詩旁及內典楞嚴經指月錄宗鏡諸書
日分別立程不稍自寬假書摹晉人論古詩本建
安黃初近體本開元天寶持論斷斷然古文愛廬
陵南豐人有乞者必手自結搆不假手門下客故
公所著息游堂集數卷雖少而精潔不可刪其必
傳無疑也公孝事大母父母大母病公亦病矣猶
謹侍湯藥必親嘗以進友愛兩弟如子勉之爲學

成名相對謹肅若朝典兩弟侍坐公前未嘗輕見言笑　先皇帝知公特深凡爲謡詠伎刻思以撼公陷公者計萬方卒不能就君臣一德終始無間廹宮車宴駕公哭臨致毀遂身殉可感也公丰度秀偉瞻顧嚴重見公者如見天人其垂歿也大書几上作數語研究性命歸宿處忽有鳴鶴二隻不知所自來盤旋空中久之而公端坐逝矣公沒後數年公父母相繼歿仲弟孝廉君亦歿三子復殤其二今存者獨公季弟及長君兩世僅兩人耳然公遺書秩然園林精舍整齊淸邃不改舊觀東以

受學老門人時時過從公季弟及公子憐而容之
念公生平政事文章旁及言笑談讌之事歷歷如
昨公年雖不得內十然卒以功名終彼伏機搆難
思擠公於不測者竟莫能厭其志也公歿十年家
貧不能葬其門生故吏以　朝廷矜悼大臣賜祭
葬之禮葬之於京西之某阡
論曰　世祖皇帝綜覈名寔勤覽萬機決斷若神
諸大臣親信柄用者每得罪依法其得全功名者
公之外不過一二人然此一二人者俱用謹愿無
忤於世獨公以任勞怨蒙妬忮羣思中公以奇禍

而終不能奪公之△ 主眷在先朝一人而已公於書無所不窺旁及星命能預知死生之期東辛丑三月下第辭公歸公笑謂予曰癸卯冬公車宜早來遲則予不及見子矣東駭愕公笑曰此定命也然則公之壽夭固天主之非人情憎愛所可得而主矣嗟乎

從弟謙草家傳

弟本字謙草我伯父長子我伯妣茅孺人出同母弟二人次秉勁草又次采元草謙草少予一歲以天啓乙丑二月十八日生以康熙辛亥十月二十

八日歿年四十七予生無同產而諫草兄弟三人
齒相次小時濟濟林立予羨之讀詩杕杜之章至
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顯然泣下然與
羣從相友愛小時竹馬嬉戲未嘗不共及長俱出
爲塾師予獨奔走四方兄弟不能時時聚首每歲
時伏臘或予遠歸弟輩必來集携茗梳促坐劇談
相慰勞爲樂嗚呼詎知今日我兄弟相聚已不見
我諫草也痛哉先伯妣爲鹿門先生從女孫賢淑
嫺內則與我母妯娌最相愛歿之日諫草年十四
勁草十三元草十一妹七歲伯妣屬我母撫視踰

年伯父旣納妾生二子諫草每無罪受捶楚我母抱而哭之我祖母亦相對涕泣我母以是嘗怨詈故今日哭諫草尤痛也諫草性沉毅端重長能屬文知讀書伯父命偕勁草從我先君受經年十七補嘉興府學生受知王圃長張蓼匪兩督學試俱高等丁酉省試卷幾得雋主者閱至第六藝忽止不可解也以此益自厲教授生徒之暇勤學不怠己酉省試再不第家益貧勞悴愁苦不可言兮心傷之爲賦尹伯奇履霜之操然不敢使人聞也今年春忽夫婦同日嘔血尋愈及冬再發病喘急自

知不可療賦絕命詩四十韻敘述生平質寔詳盡可悲也醫者皆以嘔血病不遽死惟明年生草時可憂耳故予亦出遊至武塘忽心動思歸夜半諫草見夢曰兄急歸我行矣予至家六日而歿歿時家人求其平時衣焚以殉之無一存者俱在質庫中其貧如此痛哉其以後事屬予也語最多其末句曰乞兄一篇文章爲身後計嗚呼予文章足不朽弟乎然哀其遺言不敢辭故於歿後四十九日雪夜大風寒中呵凍炙硯爲立傳將以乞當世能文章家如汪鈍翁姜西溟魏叔子爲誌其墓以不

朽我弟嗚呼若亍文何足以重弟乎弟娶嘉興喬
氏男子一人熙娶錢氏

姑吳孺人傳

我姑吳孺人我從曾祖太學生寅陽公女孫從祖
太學生霽寰公長女自幼字今吳公準庵準庵起
家進士高第以新例筮仕令洛陽姑雖未膺　勅
贈然例得稱孺人孺人之母與洛陽君母錢宜人
兄弟也習知孺人賢故委禽焉時洛陽君之尊甫
吏部公年少舉孝廉我從祖方雄於貲兩家以僚
壻爲婚媾而洛陽君又自幼能文章美姿容我宗

嘖嘖賀孺人孺人幼端靚不妄言視我家故居與孺人父母家燈火相照我母每見孺人未嘗不稱姑善也崇禎丙子歲都御史唐世濟家僮爲不法辭連及晳晳卽我從祖弟也蘇松備兵使者大馮君夙衛唐窮治其獄諸株連者皆不免從祖性至孝友破產營救其父及弟皆立盡丁丑吏部公成進士司理廣信及己卯錢宜人爲洛陽君納孺人遂偕之江右孺人年十七此時計氏蕭然矣孺人能善事錢宜人及鈕太宜人以孝謹聞癸未孺人始從錢宜人歸里遂歸寧我從祖而我母攜我婦

往故居晤孺人相見驩甚歸嘖嘖具言姑嫺雅淑
慎更勝未嫁時所生子女又美秀且多也順治甲
午辛丑洛陽君登賢書成進士所生子女九人漸
成立孺人喜可知也我從祖歿有孤子貧不能自
振孺人周恤之備至錢宜人早世鈕太宜人年百
歲孺人孝養益恭其最異者一日劇賊數千人自
吳興來白晝攻刼且露刃抉戶矣太宜人年老倉
卒不能出避捍孺人去孺人曰太宜人在孫婦當
以死衞守益堅賊無故自解散里人皆謂純孝果
格天也嗚呼孺人之孝如此他懿德槩可知矣予

故不具述云丙午年四十四忽以疾卒遺語薄殮尚恨不獲終養太宜人我母聞孺人之歿也爲之流涕

贊曰東攷家乘我先世當宋南渡後家式微賴秦國太夫人計氏之力子孫遂世有聞人焉今考史傳秦國能誦其夫張咸制科對策之語勉其子張浚爲良相教其孫栻爲大儒稱南軒先生而又以其餘力及其族子計有功爲徽君以著述顯於世計衡爲眞御史以直諫顯於朝迄於今五百年而計氏之裔孫相與頌秦國之遺澤不衰嗚呼以孺

人之孝德使天假之年竟其相夫教子之功何遂不若秦國也嗚呼我從祖以孝友無間於宗族之論人皆謂食報於其女今孺人歿矣而從祖之孤子亦相繼夭歿從祖竟無後天道其可信乎洛陽君爲立我從祖弟之子以繼其祀且經紀其後事嗚呼亦我姑之志也夫